

明儒學案卷四十三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熊育鑫
熊繩祖熊育鏞
徐兆瀾周聯慶
熊榮祖蕭兆柄
劉秉楨李真實
重刊

諸儒學案上

諸儒學案者或無所師承得之於遺經者或朋友夾持之力不令放倒而又不可系之朋友之下者或當時有所興起而後之學者無傳者俱列於此上卷則國初爲多宋人規範猶在中卷則皆驟聞陽明之學而駭之有此辨難愈足以發明陽明之學所謂他山

之石可以攻玉也下卷多同時之人半歸忠義所以證明此學也否則爲僞而已

文正方正學先生孝孺

瓊山趙考古先生謙

學正曹月川先生端

僉憲黃南山先生潤玉

文毅羅一峯先生倫

文懿章楓山先生懋

郎中莊定山先生杲

侍郎張東白先生元楨

方伯陳克菴先生選

布衣陳剝夫先生真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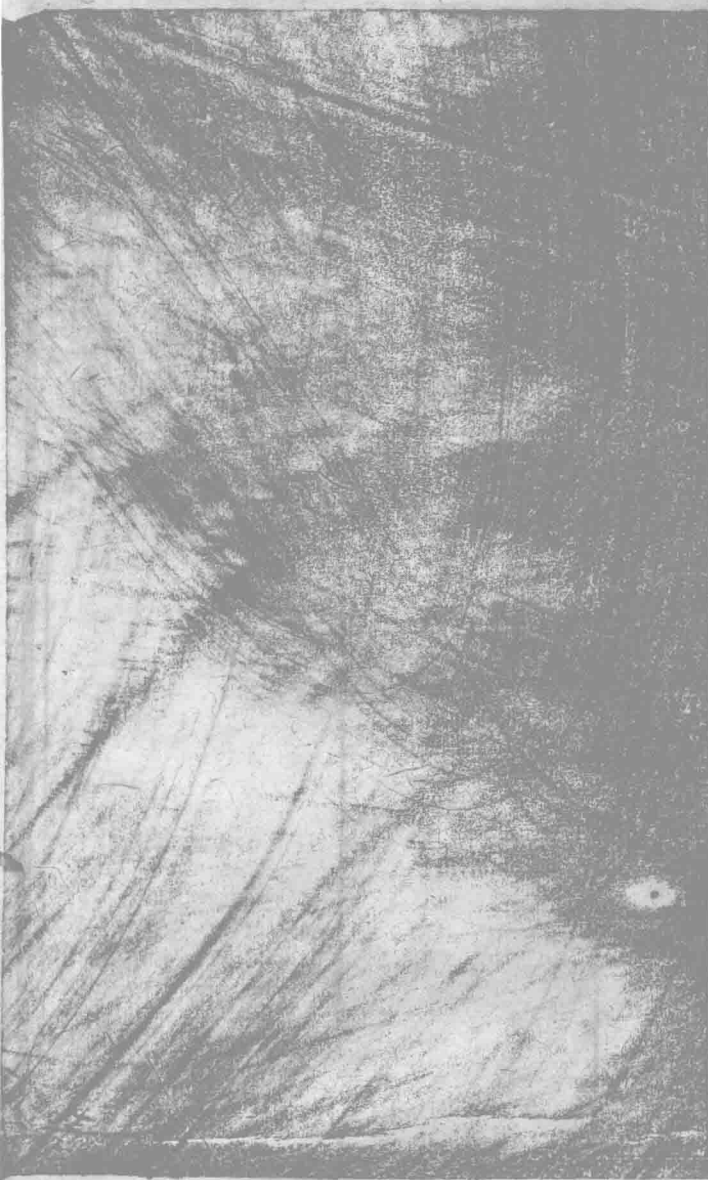
方伯張古城先生吉

方伯周翠渠先生瑛

司成蔡虛齋先生清

太常潘南山先生府

叅政羅東川先生橘



明儒學案卷四十三 諸儒上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文正方正學先生孝孺

劉秉楨

李真實

方孝孺字希直台之寧海人自幼精敏絕倫八歲而

讀書十五而學文輒爲交友所稱二十遊京師從學

於太史宋濂濂以爲遊吾門者多矣未有若方生者

也濂返金華先生復從之先後凡六歲盡傳其學兩

應召命授漢中教授蜀獻王聘爲世子師獻王甚賢

夏鼎

熊育鑫

熊繩祖

熊育鏞

徐兆瀾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兆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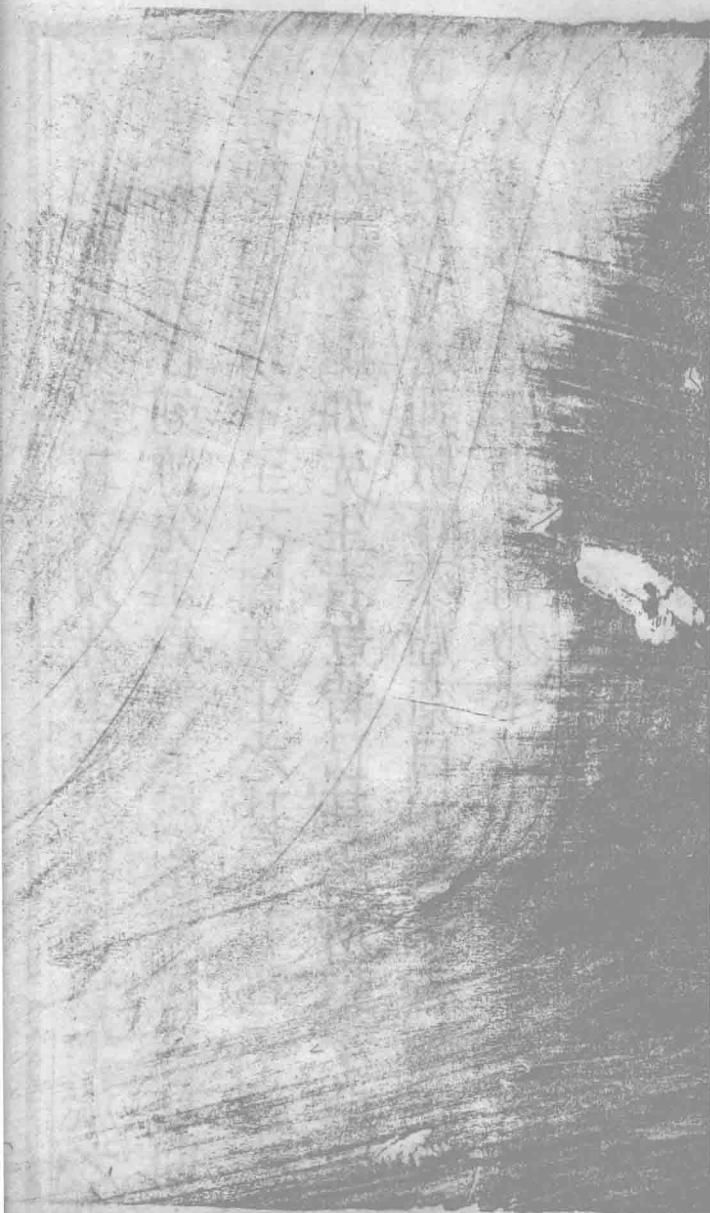
重刊

之名其讀書之堂曰正學建文帝召爲翰林博士進侍講學士帝有疑問不時宜召君臣之間同於師友金川失守先生斬袞哭不絕聲文皇召之不至使其門人廖鏞往先生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個是字於是繫獄時當世文章共推先生爲第一故姚廣孝嘗囑文皇曰孝孺必不降不可殺之殺之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文皇旣慚德此舉欲令先生草詔以塞天下之人心先生以周公之說窮之文皇亦降志乞草先生怒罵不已磔之聚寶門外年四十六坐死者凡八

百四十七人南渡謚文正先生直以聖賢自任一切世俗之事皆不關懷友朋以文辭相問者必告之以道謂文不足爲也入道之路莫切於公私義利之辨念慮之興當靜以察之舍此不治是猶縱盜於家其餘無可爲力矣其言周子之主靜主於仁義中正則未有不靜非強制其本心如木石然而不能應物也故聖人未嘗不動謂聖功始於小學作幼儀二十首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王治尚德而綏刑作深慮論十篇謂道體事而無不在列雜誠以自

警持守之嚴剛大之氣與紫陽真相伯仲固爲有明之學祖也先生之學雖出自景濂氏然得之家庭者居多其父克勤嘗尋討鄉先達授受源委寢食爲之幾廢者也故景濂氏出入於二氏先生以叛道者莫過於二氏而釋氏尤甚不憚放言驅斥一時僧徒俱恨之庸人之論先生者有二以先生得君而無救於其亡夫分封太過七國之反漢高祖釀之成祖之天下高皇帝授之一成一敗成祖之智勇十倍吳王濞此不可以成敗而舉咎王室也況先生未嘗當國惠

宗徒以經史見契耳又以先生激烈已甚致十族之
酷夫成祖天性刻薄先生爲天下屬望不得其草則
怨毒倒行何所不至不關先生之甚不甚也不觀先
生而外其受禍如先生者豈皆已甚之所致乎此但
可委之無妄之運數耳蔡虛齋曰如遜志者蓋千載
一人也天地幸生斯人而乃不終祐之使斯人得竟
爲人世用天地果有知乎哉痛言及此使人直有追
憾天地之心也乃知先正固是有定論也



雜誠

人孰爲重身爲重身孰爲大學爲大天命之全天爵
之貴備乎心身不亦重乎不學則同乎物學則可以
守身可以治民可以立教學不亦大乎學者聖人所
以助乎天也天設其倫非學莫能敦人有恒紀非學
莫能序故賢者由學以明不賢者廢學以昏大匠成
室材木盈前程度去取沛然不亂者繩墨素定也君
子臨事而不眩制變而不擾者非學安能定其心哉
學者君子之繩墨也治天下如一室發於心見於事

出而不匱煩而不紊不學者其猶盲乎手揣足行物至而莫之應○治人之身不若治其心使人畏威不若使人畏義治身則畏威治心則畏義畏義者於不善不禁而不能爲畏威者禁之而不敢爲不敢與不能何啻陵谷○養身莫先於飲食養心莫要於禮樂人未嘗一日舍飲食何獨禮樂而棄之尊所賤卑所貴失莫甚焉○古之仕者及物今之仕者適已及物而仕樂也適已而棄民耻也與其貴而耻孰若賤而樂故君子難仕○古之治具五政也教也禮也樂也

刑罰也。今亡其四而存其末，欲治功之逮古，其能乎哉？不復古之道而望古之治，猶陶瓦而望其成鼎也。○三代之化民也，周而神。後世之禁民也，嚴而拙，不知其拙也，而以古爲迂，孰迂也哉？○化於未萌之謂神，止於未爲之謂明，禁於已著之謂察，亂而後制之謂瞽。秦漢之治，其瞽也，與不師古而瞽之師孰謂之非瞽也？○古禮之亡也，人不知事親之道，今喪禮朝夕奠之儀，其事生之常禮乎？孔子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噫！行者鮮矣。○爲子孫者，欲其

慤不欲其浮欲其循循然不欲其頌頌然循循者善之徒頌頌者惡之符。○一年之勞爲數十年之利十年之勞爲數百年之利者君子爲之君子之爲利利人小人之爲利利己。○待人而知者非自得也待物而貴者非至貴也。○不忤於心合乎天足乎己及乎人而無容心焉。惟君子哉。○君子有四貴學貴要。慮貴遠。信貴篤。行貴果。○好義如飲食畏利如蛇虺居官如居家愛民如愛身者其惟貞惠公平釋書而爲治而政無不習也去位而野處而色未嘗異也是以

不才自名而才者莫能及不以道自任而君子推
焉世俗之學豈足以窺之乎。學術之微四蠹害之
也文姦言撫近事窺伺時勢趨便投隙以貴富爲志
此謂利祿之蠹耳。剝口銜詭色淫辭非聖賢而自立
果敢大言以高人而不顧理之是非是謂務名之蠹
鉤撫成說務合上古毀訾先儒以謂莫我及也更爲
異義以惑學者是謂訓詁之蠹不知道德之旨雕飾
綴緝以爲新奇鉗齒刺舌以爲簡古於世無所加益
是謂文辭之蠹四者交作而聖人之學亡矣必也本

諸身見諸政教可以成物者其惟聖人之學乎去聖
道而不循而惟蠹之歸甚哉其惑也。爲政有三曰
知體稽古審時缺一焉非政也何謂知體自大臣至
胥吏皆有體違之則爲罔先王之治法詳矣不稽其
得失而肆行之則爲野時相遠也事相懸也不審其
當而惟古之拘則爲固惟豪傑之士智周乎人情才
達乎事爲故行而不罔不野不固。定天下之爭者
其惟井田乎弭天下之暴者其惟比閭族黨之法乎
有恒分而知恒道奚由亂。貧國有四而凶荒不與